

第十八章 大千世界

午餐後，容定夫婦送走感覺不虛此行的陳則民。這時，容定覺得該把宣布聖誕大禮的消息再壓一壓。他告訴三個兒子，交上他們完成的家庭作業給他檢查，於此同時，他們可以自由活動。

父親的管教隨時都會出現，是任何避雷針都無法躲避的雷電。隻要父親在家，三個兒子就習慣於小心翼翼，而不是自由放鬆。正是這個原因，三個兒子對父親的神態特別靈敏，今天父親的心情似乎難得的好，於是大家都可以輕鬆一些。

長子容谷，今年8歲，父親容定按照拉丁文的規矩，給作為長子的他取洋名為古斯塔夫（**Gustav**）。可能是對牛奶黃油面包吸收的好，容谷的個頭長得比同齡人要高，梳著中間分開的西裝頭，顯得文質彬彬，他性格木訥，反應比別人慢半拍，所以父親總覺得他不是塊讀書的料。閒暇時，容谷最大的興趣是看家裡訂閱的美國西爾斯百貨公司的傳銷雜誌**Sears & Roebuck Catalog** 上的顧客分享計劃，每賣一美元的商品，就給顧客一美元的信用，湊滿三美元信用，可以免費獲取一件贈送的商品。容谷邊看邊計算自己用零花錢從西爾斯百貨公司購買的文具，累積起來，何時能免費獲贈一支美國華特曼（**Waterman**）自來水筆。

次子容諾，今年6歲，洋名為安東尼（**Antony**）。和哥哥相反，同樣的牛奶黃油面包並沒有喂大他的個子。他長得比同齡人要矮小。他是一個本分、聰明、害羞的乖孩子，抱定宗旨，跟自己無關的事，絕不沾邊。在父親面前隨叫隨到，因此很少受到嚴厲的斥責。閒暇時，他的最大興趣是用蠟筆繪畫。他最喜歡的服飾是摹仿美國西部片裡印第安人的那頂鳥毛頭冠。

三子容沐，今年4歲，洋名為渥蘭多（Orlanda），他很討厭這個洋名，因為聽起來和“我懶惰”同音。他是容府三個男孩裡最活躍、最淘氣、凡事最不感落后的一個。每次闖禍，他總有辦法找到借口，把責任推給兩個哥哥，讓哥哥們陪自己一起受罰。他喜歡摹仿兩個哥哥的一舉一動，盡管他還看不懂大哥的西爾斯百貨公司傳銷雜誌，但是他卻有一頂跟二哥同樣的印第安人烏毛頭冠。

下午兩點的時候，嘟嘟嘟，一陣意外的汽車喇叭聲從前花園傳入兒童活動室。三子容沐一躍而起，奔到通向二樓小廚房的樓梯口。容定夫婦已經站在那裡，容定向兒子們號令：

“穿好大衣，通通下樓到前門去，看看阿爸今年送給你們的第一件聖誕禮物！”

三個男孩在前，容定夫婦在後，佣人們最後，腳步聲隆隆地走出底樓大門，來到寒風凜厲的花園裡。

花園的雕花大鐵門已被阿三打開，大鐵門前停著一輛嶄新的美國通用汽車公司（General Motors）制造的Oldsmobile牌汽車。木質黑色車身的頂蓋是折疊式的軟篷車頂，車上共有兩排座位，前排為雙人司機席，后排為乘客席，可坐六位乘客。汽車車輪為實心橡膠輪胎，車軸為木質幅條，前排司機席外的車身上左邊裝著晚上照明用的煤氣燈，右邊裝著開路鳴道的手捏橡皮喇叭。看家狗路納汪汪大叫，圍著汽車怪物不停地奔轉，使勁搖尾巴。

司機席上坐著容府上下都認識的商埠印書館張翰林家的司機老樂。

“老爺太太少爺，請上車。”老樂在司機席上歉下身子對容定說。

“這是我家的新車，”容定對家人宣佈，“上車吧，老樂帶你們去看第二件聖誕禮物。”

羅米的臉漲得通紅，她對這件突如其來的聖誕禮物激動不已。盡管容定一直說過要買汽車取代那輛車頂有破洞的馬車，但是羅米一直以為那是節儉成性的丈夫用來拖延修補

馬車車頂的借口。在私家汽車不到1000輛的公共租界裡擁有一輛嶄新的Oldsmobile牌汽車，使羅米有一種騰雲駕霧的感覺。她突然想起當年容定向自己求婚時講過的那句話：“我願意照顧你一輩子，不光有安定的生活，還要有富足的生活，隻要是上帝能提供的，你都會有。。”

容定一家五口興奮不已地坐上乘客席。乘客席是一張包真皮革的彈簧沙發，三子容沐搶先坐到最左邊的位置，因為那個位置最靠車邊，前面的司機席空著(老樂坐在右邊的司機席上)，往前往左沒有任何東西擋著，具有乘客席上最佳的觀景角度。慢半拍的長子容谷最後上車，隻好擠在乘客席的中央。

老樂倒車退出花園，把汽車拉正方向開往街上，男孩們揮手告別站在鐵門口送行的佣仆們的時候，容定告訴大家，他買這輛汽車時跟商埠印書館的張翰林商定，從今天起，容府趕馬車的小劉和張府開汽車的老樂對換，小劉去張府趕車，老樂來容府開車。張府的汽車司機由老樂的侄子小樂接手，張府的原馬車車夫退休回鄉，馬車車夫由小劉接替。

容定又告訴羅米，從此以後，容府每月要為這輛汽車交二銀元的交通稅。那麼二銀元能買多少米呢？容定問長子容谷。

容谷紅著臉答不上來。

“半擔米有找。告訴我這車值多少錢？”羅米替兒子解圍。她怕長子答不上來會惹容定生氣，趕忙把話題扯開去。

“八千銀元。”

羅米驚訝得張嘴結舌。她對家裡的財政事務向來不問不聞，聽憑丈夫安排。但是，對丈夫近年來的收入改善，並非毫不知覺。自從容定成為高易公館律師事務所的合伙律師後，容定為一系列大客戶擺平了金額巨大的案子。繼美國金氏公司的《世界通史》版權案後，容定為商埠印書館贏得了美國經恩公司起訴侵權的版權官司、英國米林公司起訴的《英漢雙解韋氏大學字典》版權官司、正華書局誣告商埠印書館為日本金江堂合伙的日資

企業的污名案。繼成宣懷的遺產案後，容定又為前民國總理唐紹儀、前兩廣總督張鳴岐、前維新派領袖康有為的大女兒康同璧等清末民初的大人物在上海的財產作長期管理，為浙江興業銀行、五洲藥房、華安人壽保險公司、光華火油公司、固本肥皂廠、康元餅干廠當管理法務的監董事。儘管有那麼多的收入來源，羅米對容定能花8000銀元買下新汽車的財力仍然非常意外。

嚴寒壓榨著馬路上的泥濘，給原來有水窪的地方蓋上一層薄冰，給樹木的軀干裹上一件白霜的外衣。

天氣是晴朗的，溫度在冰點以下，戶外呵氣成霜，手指發疼。容定一家人坐在新買的汽車裡心情卻像正在洗熱水澡那麼舒服。

容定說好要司機老樂開車去看第二件聖誕禮物。難道還有比8000元的新車更來勁的禮物嗎？

老樂顯然受到新主人容定的事先關照，對要去的目的地非常清楚。他把汽車駛近金神父路（瑞金二路），將車速降低下來，因為這裡的交通信號起了變化。

租界裡最早指揮交通的紅綠燈出現在1919年，但是並非每個交通要道都已裝置這種巡捕手控的紅綠電燈。在還沒有裝置紅綠電燈的路口，工部局雇人站在馬路中央舉木牌指揮交通。

站在金神父路路口指揮交通的那個人，穿著背心上畫著“交通”兩字的黃馬甲，手舉一塊方木牌，木牌的一面塗成白色，另一面塗成紅色。老樂等那人把方木牌白色的一面對准自己時，踩下油門，開車進入金神父路。

金神父路的兩邊是各式各樣的商家店面，在店面的後面是當時很時髦的所謂新式裡弄的建築群，這些新式裡弄的入口處通常開在兩家商店的接合部。

新式裡弄是跟交通紅綠燈幾乎同時出現的租界建築樣式。說白了，新式裡弄就是改良版的石庫門建築。同最初因應躲避太平天國戰亂為大量華人難民修建的老式石庫門相比，

新式裡弄從高度、建材、衛生設備上都有顯著改良。

老樂將汽車駛入一條新式裡弄。這條裡弄的弄堂門口，混凝土的門框頂部雕著四個大字：三千世界。弄堂的主道路面夠寬，足夠Oldsmobile開入。

弄堂主道兩面是一棟棟矮牆上札鐵欄杆作圍牆的雙層或三層建筑。從半開的黑漆鐵門看到天井裡晒著洗淨的衣物被單、二樓窗沿下挂著等過春節時食用的腌貨、坐在門口抽煙晒太陽的私家黃包車夫，可以看得出這條有16棟獨立門戶的弄堂大都已有居民居住。其中有一棟的鐵門大開，門口停著兩輛人力板車，門內傳出軋棉花機的嘎嘎聲，顯然這是一家連周末都上班的家庭作坊。

老樂把汽車駛到弄堂底部，剎車停下。

“下車。”容定對家人說。

三子容沐第一個下車，絆了一下，兩隻小手按住冰冷的地面，終於沒有跌倒，直起身子。

容定領著家人走到弄堂底部一棟建筑的緊閉的鐵門前，使羅米大為驚訝地從棕色西裝口袋裡掏出一把土頭土腦的長柄鑰匙，打開門。

“這家房客還沒有搬進來，可以先進去看看。”

羅米覺得自己的心快要從口裡跳出來，容定的舉止，仿佛他是這棟建筑的主人，莫非他。。。

“是的，這裡剛成為我家的產業！”容定大聲宣佈第二件聖誕禮物的內容。

這是一棟雙開間的新式裡弄二層建筑。小天井因為圍牆的一半為鐵欄杆顯得像開敞的小花園。因為圍牆低矮的緣故，底樓的客廳和左右廂房，採光方面比舊式石庫門大為改善。二樓的三間房間更為亮敞，樓上有白瓷浴缸馬桶的西式浴室。樓梯很陡很暗，這是跟舊式石庫門唯一相像的地方。

容定帶領全家參觀建筑的同時，簡斷地告訴羅米這片新置產業的來歷。

民國第一任總理唐紹儀想為他的第十一個千金寶瑤小姐在上海置辦地產，委托精於地產業的高易公館律師事務所協助完成這項投資。根據1853年英美法諸國同上海道台簽訂的《土地章程》附件《上海華民住居租界內條約》規定，租界內的土地歸洋人以永租形式承租下來，這個永租權隻能在洋人中轉手，華人不能成為同等地位的承租人。訂立這個規定的假設是租界裡的主要居民為洋人。後來租界裡的華人居民急劇增多，出現了一些有強烈投資地產意願的華人居民，為了繞過這個法律障礙，必須請一個洋人或洋人機構，比如說是高易公館律師事務所出面，成為某一片土地的法定挂名永租人，然後將這片土地的一切權益注冊轉讓給出資購買土地的華人，使這個華人成為土地實質的主人。容定是辦理唐府這個案子的主角，在幫助寶瑤小姐物色地產的過程裡，看中了眼前這條新式裡弄，而唐府卻看中了容定認真負責、誠實的人品和在租界同洋人打交道的札實經驗，為了建立一個牢靠的友誼，寶瑤小姐提議跟容定合買這處地產。容定接受了這個提議。

那麼這處地產值多少錢呢？這處地產共計12畝土地，地價為每畝2萬銀元，即使不計房價，容定為購置這處產業投入了至少6位數的銀元，這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是一筆可觀的金額，

這項投資的回報是多少呢？每棟建築的每月房租分為15銀元（二層）和20銀元（三層）兩種。當時最吃香的工薪階層，上海南洋公學（交通大學前身）電機科畢業的工程師月薪為60銀元，一般洋行商家的職員月薪為20銀元，中國商家的學徒剛滿師的起薪為每月8銀元。可想而知，這條新式裡弄的租戶必須是殷實的中產階級。

容定帶家人參觀完空著的租屋後，退回汽車，讓老樂倒車開到弄堂門口。容定本來帶家人來這裡有兩個目的：第一是帶羅米和孩子們參觀剛置的產業，第二是帶家人來這裡跟總理的十一千金寶瑤小姐見面。現在，寶瑤小姐還沒有出現，容定決定利用這個機會給孩子們上一堂課。這堂課的課堂就是弄堂門口的那家糖果店。

剛才在汽車裡長子容谷答不上兩塊銀元可以買多少米，引得容定心頭一震。難道艱苦

出身的自己，家業剛剛興旺，家中的孩子就已變成不識米價的膏粱子弟了嗎？

“你們三個下車，到這家糖果店裡去看看，裡面賣什麼，賣多少錢，十分鐘後出來向我報告。”容定給孩子們佈置功課。

“我們怎麼知道十分鐘到了呢？”次子容諾小心翼翼地問。

“到時候我叫老樂按喇叭。現在開始。”

又是三子容沐第一個下車，他又絆了一下，兩隻小手按住冰冷的地面，直起身子，跟著已經越過自己的兩個哥哥，跳躍式地奔進糖果店。

十分鐘後，老樂捏響汽車喇叭，三個孩子奔出糖果店向父親匯報：“店裡頭賣粽子糖、水果糖。”“還有荷蘭水，”“還有生梨蘋果，”“還有雞蛋。。。”

“慢點，一個一個講，每人講兩件，不要漏掉價錢，Gustav，你先。”

“裡面賣粽子糖、水果糖，一個銅板八顆。還有生梨蘋果，一個銅板兩顆。。。”

“好了，輪到Antony了，不要重複。”

“裡面還賣荷蘭水，每瓶兩個銅板。廣東橘子，一個銅板兩顆。。。”

“Orlando，你看到什麼？”

“雞蛋，冒煙的菱角。。。”

“不是冒煙，是燒熟的菱角。Orlando識字不多，你們兩個知道雞蛋、菱角的價錢嗎？”

“雞蛋一元150顆，菱角兩串一個銅板。”容諾輕聲回答。

容定點點頭，對考試的結果很滿意，他剛想繼續這個課題，告訴兒子們，一銀元合多少銀毫（小洋），合多少銅板，銅板對銀元的浮動比例有多大，金神父路上開來一輛美國福特汽車，跟容府的Oldsmobile成直線，前後停在弄堂門口。

福特汽車的車門被身穿黑色制服的司機打開，一個頭髮留前劉海、雙腕套著精美翡翠手鐲、全身裹著貴重皮毛的摩登小姐跨下車來。

“容先生好！”她一邊打招呼，一邊向容定的汽車走來。

容定下車，把自己一家四口介紹給民國第一位總理的第十一千金寶瑤小姐，稱呼她為“十一姨”。寶瑤小姐吩咐司機從汽車裡提出一個包裝精美的紙盒，說是唐府自家廚房制作的廣東點心棗泥荷葉糕，拿來贈送給容府。

羅米上下打量用廣東口音講上海話的珠光寶氣的寶瑤小姐，真是虎父無犬女，估計她不會超過十八歲，卻能說會道，待人接物老練得像一個外交家。

寶瑤同容定原來約好是為了在一起踏勘新置的產業，然後為這條新式裡弄取個新的名字。

容定把其他家人留在新汽車裡，自己帶著長子容谷和寶瑤一起從弄堂口步行到弄堂底部，容定又掏出那把土頭土腦的長柄鑰匙，打開那棟房客還未搬入的空宅，陪穿著高跟鞋的寶瑤樓上樓下重新踏勘一邊。同時容定向寶瑤介紹通過律師事務所瞭解到的本弄各家房客的社會背景、財務能力。

冬天的下午，太陽有氣無力地躲到灰色的雲堆裡去。

容定和寶瑤在空宅的底樓唯一放著空椅子的左廂房裡討論裡弄的新名字。裡弄現在的名字是三千世界，這是一個佛教的名字。按照佛教的說法，以須彌山為中心，日月照耀下的四洲八海為一小世界，一千個小世界為小千世界，一千個小千世界為中千世界，一千個中千世界為大千世界，世界由三種“千世界”組成，所以叫“三千世界”。這樣的說法，同容定羅米的基督教信仰有抵促。按照聖經舊約第一章“創世記”的說法，上帝用六天時間創造了天空、地面、太陽、月亮、星辰、陸地、海洋、人類、動物、植物，構成了一個包羅千千萬萬生命事物的唯一的大世界，而不是三種“千世界”。所以容定堅持要把三千世界這個名字改掉。

寶瑤小姐不是基督徒，但是庚子年義和拳動亂期間，因其父唐紹儀留學美國的背景，被義和拳當作“二毛子”追殺，唐府合家不得不躲入東郊民巷外國僑民區避難，後來住宅被炮彈擊毀，一個叫胡佛（Herbert Hoover）的美國礦業工程師鄰居將唐家收留到自己家裡

來居住，有此緣源，唐家對洋人信奉的基督教文化深有好感。所以，寶琮同意容定給裡弄改名。

但是改成什麼名字好呢？如果改成和原名相差太大的新名字，記憶不便，會造成郵政麻煩。如果改成基督教味道太濃的新名字，又可能引起一些佛教信仰的房客反感，造成房東房客之間的不快，甚至造成佛教房客的出走。最好是起個新名字，跟原先的名字相差不大，容易記憶，而從基督教和佛教的角度都能講得過去。

“改叫大千世界好嗎？”寶琮突然有了主意。

“為什麼？”容定問。

“‘大千世界’跟‘三千世界’，一字之差，容易記住。‘大千世界’是佛教的三種‘千世界’之一，佛教房客不會反對。上帝創造了一個包羅千萬事物的巨大世界，就是一個‘大千世界’，基督道理上也說得通。再從世俗角度來講，這裡已經搬入的租客裡有錢庄襄理、鐵路工程師、銀行會計、裁縫店老板、海關職員、中醫師，形形色式的房客不正是公共租界這個大世界裡千千萬萬人的縮影嗎？所以，改名為大千世界面面顧到。容先生，儂看好伐？”

容定一時語塞。他，作為一個資深律師，對法律上的任何是非曲直，能毫不困難地說出一個子丑寅卯；他，作為一個具有修辭學和文學學位的文化人，能輕鬆地評判一個名字的雅俗優劣。但是，對於給這條新式裡弄取新名字，他覺得自己比不上總理府裡的黃毛丫頭那麼靈氣四射。

一星期後，弄堂入口處的混凝土門框上，四個大字“三千世界”的“三”字被改成“大”字，從此以後這條金神父路上的新式裡弄改名為“大千世界”。